

2020：醫師誓詞重寫醫學人文精神的一年

◎文 / 黃于玲

2020年八月，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同學在入學典禮上照例朗讀了希波克拉底誓詞，但接著他們又朗讀了另一個自己班上撰寫的版本。在新冠肺炎肆虐重擊下展開醫學生涯的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傳統：透過集體合作改寫醫師誓詞，反思時代洪流下持續變化的醫師責任。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副院長 Anantha Shekhar 表示，醫學院的教育在於刺激學生們去改變世界與一個更好的醫學的未來；這份由醫學生自己討論出來的醫師誓詞，呈現了未來醫師相信透過臨床照護與研究，可以開創一個更具包容與公義的社會，他很期待看到學生將這份承諾融入實作中。

這份誓詞破題就提及新冠肺炎與美國新民權運動的影響，讓大家看見醫療照護不平等與種族不正義，接著期許自己避免偏見、對抗假新聞資訊、改善群體的健康識能、成為社經弱勢者的盟友，重建健康照護社群的信任。誓詞中也號召醫師們學習健康的社會決定因子，利用醫師位置，倡議地方到全球各層面更為平等的健康照

護系統。

未來匹茲堡大學的每屆醫學生都會撰寫一份專屬於自己世代的醫師誓詞，希望能藉此協助其建立其專業認同。當然，在撰寫誓詞的協作過程中，也出現彼此意見不合的情況，畢竟同學成員本身就是多元的，撰寫誓詞也是反映這種人性化的練習。

一直以來，醫界常有聲音擔心不同版本的醫師誓詞會混淆醫療專業的倫理守則。美國阿肯色州立大學的生命倫理學者 Laura Guidry-Grimes 並不擔心，她表示過往一成不變的醫師誓詞反而讓宣誓本身變成失去意義與效應的僵固儀式。Guidry-Grimes 認為 2020 年這場全球疫情的衝擊，創造了一個典範轉移的時機，而改寫誓詞的練習，反而有助於醫學生更深刻地思考其專業倫理內涵與使命感。

事實上，2017 年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就曾因應醫療現場的變化，修改過希波克拉底誓詞，特

別加入與醫師過勞（「我將致力於自身的健康、福祉與能力以提供最高品質的照護」）、病人自主權利（「我將尊重患者的自主權與尊嚴」）、各職種的平等尊重（「我將對我的師長、同儕與學生抱持尊重與感激之意」）相關的內容。這些也都包含在 2020 年的匹茲堡醫師誓詞版本中。

回到醫學生在意弱勢需求與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2020 年美國醫學會的旗艦期刊 JAMA 上也討論了醫師在健康的社會決定因子議題中的角色。原作者 Nason Maani 和 Sandro Galea 認為醫師最主要的角色還是診斷與提供照護，很難介入健康背後的改善策略，例如急診醫師救治槍傷病人，但是很難著力於槍枝暴力問題。醫護工作者無力也不該擔負起改變這些社會決定因素，但他們可以教育下一代醫者這些結構性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並且讓醫師來源更多元，甚至為他們的病患發言，以改變健康議題在政策領域的對話方向。

不少 JAMA 的讀者認為醫師的角色早已比 Manni 與 Galea 描述的更為積極。例如波士頓醫學中心的小兒科成員就舉例，美國小兒科醫學會 25 年來早已在指

引裡強調醫師關注小兒病人健康的負面社會因子，並主動轉介社區裡的資源。賓州大學醫學院的醫師也表示，當醫師與其他群體（病人、社區組織、健保單位、社服、公部門）有互動合作的經驗，他們更能深化關於健康社會因子的討論。

讀著國外這些受到新冠肺炎衝擊而開展的社會醫學與醫學人文面向相關活動與討論，我想起在成大醫學院進行這類課程與實作的同儕們。我們有小兒科醫師在生命倫理課上和同學談社經背景對於小兒照護的影響，以及有經驗的醫師如何介入協助或及早偵測。我們也有急診科 PGY 課程的老師引領同學討論：帶進倫理關係、家庭需求的客製化病人自主權利如何進行。當然也有 STM 學程長期從社會學、醫療史、公民素養、公衛等面向引介相關概念與在地議題。

2020 年是醫療照護領域充滿考驗的一年，「不要浪費每一次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邱吉爾的名言應該也適用在醫學人文上，鼓勵不同專長的醫學教育者們繼續探照醫療照護（者）在社會中的角色與挑戰，協作前行。